文化思语

铭记历史的另一种方式

□ 康琼艳

用平静陈述伤痛，用温柔对待磨难，也是铭记历史的另外一种方式

没有大明星，不是大制作，甚至没有旁白，没有背景音乐，没有戏剧冲突——这大概是我所看过的最“无聊”、最“琐碎”的电影。但是，如果仅仅用电影的标准来衡量它，那就真的低估了它。《二十二》就是这样一部另类的电影。

在商业片纷纷抢滩大银幕的竞争中，纪录电影从来都不是主流人群的选择。从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到《舌尖上的新年》，一些优秀的纪录电影常常遭遇只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，与商业片的火爆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部题材小众的纪录电影却得到了线上线下一票“自来水”的好评。

截至8月24日，《二十二》的票房已超1.5亿，成为最卖座的国产纪录片。作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小成本电影，其投资仅为300万元，在网友的众筹下，才勉强进入院线。但它所承载的意义却大气而深刻。它将二战中被迫充当“慰安妇”的受害者以最为直观的方式推到了观众眼前，毫无保留地把镜头对准了一位位耄耋老人的日常生活。对于“慰安妇”，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们应该是一个苦大仇深、悲惨可怜的群体，而电影所展现的却完全颠覆了这一刻板印象。没有咬牙切齿的愤怒，也没有痛心疾首的控诉，反而是平静温和，甚至还带着感恩和希望。在经历过那段无比惨烈的苦难之后，漫长的岁月让她们学会了“自己忧愁自己解”。

有人质疑这部影片没有戏剧的张力、缺乏矛盾冲突、节奏拖沓，等等。如果严格地从电影学角度去分析，这部电影的确没有使用过多的拍摄技巧。但是，这恰恰反映了一个电影人最大的真诚和善意。

对商业片而言，“慰安妇”题材本身就足够引人关注，为创作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。2016年，同样题材的韩国电影《鬼乡》上映，一举打败了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《疯狂动物城》，并且一直占据韩国本土票房冠军榜首位置，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。而在《二十二》中，非但没有进行艺术化的再创作，甚至连电影本该有的表达也极尽隐忍和克制——没有背景音乐来渲染悲惨的气氛，用大量空镜头来代替幸存者老泪纵横的场景，甚至没有旁白来升华主题思想。

哀而不伤的电影基调让很多观众感到无趣，但却原原本本地反映了慰安妇幸存者们本就平淡的生活。真实就是力量，老人们无意间冒出的日语，年近90依然会唱的韩国童谣……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，这难道不比任何戏剧矛盾更有感染力吗？这样一个饱经磨难的群体，不应当被看作是“历史的证据”，更不能带着猎奇式的窥探欲去挖掘她们所遭遇的苦难。用温和的眼光去关注她们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尊重和保护，这是底线，亦是最高的要求。

由于史料的极端缺乏和毁坏，加之世俗观念中对“慰安妇”群体的污名化歧视，这段历史一直被世人忽略。近20年来，在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艰难努力下，针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才逐渐得到关注。在我国，二战中被迫充当“慰安妇”的受害者约为20万，到今天公开承认身份的幸存者仅剩8位，这个群体正在急速消失。《二十二》看似只是记录老人们平常的生活，其背后却是在与时间赛跑，抢救那段濒临“失传”的历史。“慰安妇”的历史或许是战争史上最丑陋的伤疤，但它绝不应该被遗忘。用平静陈述伤痛，用温柔对待磨难，也是铭记历史的另外一种方式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魏永刚
责任编辑 李 丹
美术编辑 高 妍
邮箱 jjrbzmzk@163.com

光影

面团在手心随意搓揉，用几把塑刀灵巧地在上面刻画，短短几分钟，一个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跃然指尖，造型憨态可掬，颜色丰富多彩……在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阿西村有这样一位农家妇女，做面塑已有30多年，别人是“妙笔生花”，她是“妙手造面”。一个个面团在她的手里经过拿捏和玩转，就好似被赋予了新的生机。刘敏说，她要将面塑作为终生事业，一直做到不能做为止，不管有没有钱赚。 陈清林摄

☞ 通过拯救行动，大家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价值，学着用审美意味去妆点、保护他们的家

☞ 可以将“拯救老屋行动”与扶贫攻坚战略相结合，探索文化精准扶贫道路

拯救老屋 留住乡愁

□ 姜天骄

浙江省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、瓯江上游。这座被群山环绕的千年古县不仅有着阡陌交错、茶园吐翠的田园风光，也保存着上百个古朴迷人的传统村落，被誉为“最后的江南秘境”。

然而，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离开农村到县城生活，留下一座座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危房。随着原住民的迁徙和老房子的坍塌，很多传统村落引以为傲的地貌、特色民居和生活方式也将在城市建设的大潮中慢慢退去。

千年古县的生存状况牵动着文物保护部门的心。2016年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松阳发起了“拯救老屋行动”项目。两年内，基金会陆续投入4000万元资金对当地古村落中的老屋进行修缮、保护和活化利用。被修复的不只是那些破败的房子，还有传统村落中那一份依依难舍却又渐行渐远的乡情。

修老屋先修人心

在松阳，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有很多，始建于南宋后期的三都乡周山头村距今已有740多年历史。目前，松阳县有71个村被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单。

在一栋老宅子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古代建筑中才会用到的保护楼柱的“夹杆石”。一些房屋里的横梁、门板上虽然刻满岁月的痕迹，但梁柱间的木雕、墙壁上的壁画仍然生动精美，仿佛在讲述一段段渐行渐远的故事。

“一个地方的文物遗产具有地域性、不可再生性和不可复制性，一旦消亡就是永久性消失，连同附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同消失。保护发展传统村落就是传承历史文化，就是留住渐行渐远的美丽乡愁。”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几经调研认为。

故土难离，乡情难忘。人们离开老屋有时候并不是因为贪恋城市的繁华，而是面临一些现实问题：有些人厌倦了农村的风景，有些人感觉到生活不便，还有些人是不舍得把钱花在修缮老房子上，宁愿去城里住楼房……

修老屋先要修人心。“拯救老屋行动”项目组在项目实施中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，坚持产权人自愿申报原则。他们在项目前期入户进行宣传动员，落实开工项目资金。在不懈努力下，修缮申报量呈现爆发式增长。

松阳县“拯救老屋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永球介绍，修缮工作按照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原则进行，不仅有效保护了年代久远的文物建筑，还充分考虑后期利用。通过植入卫生设施、重新铺设强弱电管线，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，拆除一些后期搭建的猪圈、旱厕等，既美化了居住环境，又改善了卫生条件。

改变不只是外貌

横樟村村民包加理所在的老屋有760平方米，由17位户主共有。一开始，“拯救老屋行动”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动员他们申报修缮时，还遭到了几个人的拒绝，理由是自己掏腰包修一所危房，想不通。

松阳县的老屋中私有产权占比90%以上。在文物保护工作中，私人财产的利用一直都是一块短板。对此，松阳县采取房主自愿申报、基金会和申报人各出一半资金的模式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产权人的自主保护意识逐渐得到激发，从当初被动开展修缮，到现在自发组织召开户主会议，主动邀请老屋办工作人员上门指导。

包加理的老屋修好后，村里人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，纷纷开始主动申报修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逐渐意识到，这是祖辈留下的财产，有义务保护好。

在专业部门的指导下，修缮老屋始终坚持乡土传统工艺原则，坚持松阳匠人木作、砖瓦、夯土、墨绘、木雕等地方工艺和做法。很多当地老百姓都加入到了修缮队伍当中，尤其是一些传统工匠，不但参与修缮，而且还组建了专门队伍，带动传统建筑行业重新兴旺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次拯救行动，大家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价值，学着用审美意味去妆点、保护他们的家，而不是漠视甚至抛弃。

老屋修缮好后，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，不仅吸引了原住民返回，而且也吸引了外来投资者来村里投资，有条件地计划开办民宿和农家乐等。依托古村落和老屋的独特资源，凭借“推开窗看山，抬起头观星”的良好生态环境，松阳县引导当地居民和社会力量利用传统民居发展乡村民宿，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，也为城里人提供了一个能够“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”的桃源秘境。

“‘家’是什么，首先就是这些有形的建筑。如果有形的建筑都不存在了，那么乡愁也就无从谈起。”松阳县名城古村老屋办主任叶伟兰说。

活态保护新探索

古村落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圈地保护、修旧如旧上，更重要的是不要将原生的居民赶出村庄，让古村沦为冰冷的展览物或售卖门票的观光点。

相关专家表示，目前松阳项目仅停留在修缮阶段，对于后期利用考虑还不是很多，且利用方式也比较单一。针对文物建筑保护要求高、产权人利用意愿不强的现象，专家建议制定相应的利用规则，突破原有的一些保护限制，将民宿、文化展陈室等植入其中，破解文物建筑无法有效利用的现象。同时，加大对松阳老屋的推介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、志愿者等加入到保护队伍，促进老屋有效利用。在资金上，松阳项目尚未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氛围，下一步应该充分发挥众筹、社会捐资、募集等有益的补充方式，并通过包装、宣传，开展“拯救老屋行动”项目专项募集，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。

目前，全国有国家级贫困县的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21个，其中，85.7%的省份（18个）有传统村落分布，52.4%（11个）的省份传统村落均过百，共计2807个，占四批传统村落总量的67.6%。数据说明，国家级贫困县集中的省份多为传统村落富集地区。专家认为，可以将“拯救老屋行动”与扶贫攻坚战略相结合，探索文化精准扶贫道路。

7 Weekend 星期话题

看完国家图书馆的安徒生插画展，在出版社工作人员的热情推销下买了售价8000元的两套书：一套插画大师童话绘本，一套英语点读书。身边的妈妈们知道后反映有两种：有人觉得，真是舍得下血本的亲妈；有人说，这得让多少孩子一起看，才能值回本钱啊。然而，孩子反应却很干脆：妈妈，这个不看！

这是罗素·霍本与昆丁·布雷克合作的绘本呀；这张富有设计感的高跟鞋封面是科薇塔·巴可维斯的插画作品《灰姑娘》，它也被设计成互动的装置艺术品呈现在国家图书馆，吸引了不少小观众呢；还有这本《1个变7个》，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罗大里是为了倡导世界和平呢……

但1岁多的他看不上，喜欢什么呢？喜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，那是一个小哥哥的妈妈转手送他的二手书；喜欢翻得破破烂烂的《开车出发系列绘本》里那只翱翔的老鹰；还要看动物园的火烈鸟，看金鱼齐齐从立体书跃起的那一页。

在他出生之间，我常常趁着电商搞活动囤书，从最初的《宝贝，知道我有多爱你》《晚安，工地上的车》到《奇妙洞洞书》《神奇立体书》，甚至还有从大洋彼岸寄来的声音书。

有效果么？自然。

乘着书的翅膀

秋 实

他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，我指着《抱抱》里面的小猩猩，告诉他这是一个找妈妈的故事。等到猩猩妈妈和小猩猩重逢的那一刻，身边的小手也紧紧抓住了我。有一次我投入地演“呜呜呜，找不到妈妈了”，他居然落下大滴货真价实的泪珠。

亲子共读是如此之火，家长们像老农翻动土壤那样辛勤地翻动绘本，希望孩子们从灵魂里开出热烈的花来呼应。共读之意不在“读”，而是希望怀着温柔的、鼓励的、热烈的盼望和孩子共同经历未知、感受世界、找寻答案。

很多时候，他自己趴着在各种绘本里找鸽子，做出飞翔的动作；牢牢记住学会的第一句诗“故垒萧萧芦荻秋”，他拿起一本卡通版的唐诗迫切地对大人说，“念秋吧”；反复摩挲着破旧的《宝宝学说话》上的知了，嘴里咿哩呜噜地哼着妈妈小时候的地方民谣，“知了，知了，黄斑老虎拖了”。

在那一刻，所谓的教育教化都是浮云，学本领、学知识也成为苍白的口号。那是一个好奇的小生命找到了一条可以和父母、和世界对话的通道，一本本童书就像他选择的交通工具，带着他上天入地。

和玩具不同，书不会只伴孩子一程。漫长的哄睡过程中，他看着窗外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轻轻说了一句，晚安，工地上的车。

那是童话里的搅拌机，那是会唱歌的大吊车，那是绘本里的小星星，那是故事里开头的夜晚。把世界的主动权交给孩子们，让他牵着大人的手走进他眼中的世界，这才是亲子共读更美妙的打开方式。